

中國農村之改進

蔡衡溪著

中國農村之改進

開封新時代印刷局代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出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五角

中國農村之改進

著作者 蔡 衡 溪

出版者 張 韻 玉

代印者 開封新時代印刷局

發行處 河南教育廳編輯處

代售處

開封商務印書館
開封中華書局
開封世界書局
北平著者書店開封支店
南京正中書局
武昌新生生命書局
雲南雲嶺書店
青島世界書局特約發行所

著者自序

我過去是一個喜歡研究教育的人，本來對於農村問題，是不願和不會有所研究的，不過自從教育暴露破產現象，社會連帶受其拖累而後，心目中便對於教育起了幾種很大的疑問：這種教育是否應當繼續辦去？今後的教育應當怎樣？教育應當怎樣才可以挽救中國社會的危機？同時在另一方面，覺得社會的貧困和不安定，是教育不能改進的最大原因，因此心目中便又對於教育改進發生了幾種惑疑；教育可以超脫社會的麼？教育問題可以單謀解決的麼？這些問題經我多番思考而探究之後，覺悟到中國的教育是誠然應當急謀改造，中國的社會是誠然十分危機，比至現下，而教育與社會也更十

分祕密相關，教育問題差不多是一個整個社會的問題，教育問題絕對不能單謀解決的。也就是中國社會問題如果得到不相當的解決，徒談教育問題也是無望。所以覺得要講教育改造，必須先講社會改造，因此我之研究教育的途徑，便於此一連轉變了幾個方向；第一個方向，便是由研究普通教育而轉變研究教育改造；第二個方向，是由教育改造研究，而轉變注意於中國社會問題之探討。嗣後又鑒到中國社會的基礎，是建築在農村，農村社會是中國社會的重心，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的中心問題，欲探討社會問題，必須先從探討農村問題起，這便是我從研究教育而改變注意於農村社會問題的根源，亦是我研究教育而不得不來探討農村問題的一點苦衷。不知我者，多說我好大喜博逢迎時髦，而是一個沒有中心目標的人，

然殊不知這是我研究教育改造而欲謀此項問題解決之一種手段，實是由問題之驅遣逼迫而使我不得不走如此途徑的！

我對於農村現象之注意與農村問題之探討，於今已有二年有餘的歷史了，在這二年有餘歷史之中，除了細心考查農村社會現象和涉覽農村問題書報而外，便從事於農村問題之研究及發表的工作，二年以來，所發表之農村問題的文字，總計不下數十餘篇，本書所輯，共計七篇，多曾在河南教育月刊，鄉村改造，河南民國日報刊佈過的，現爲便於保存起見，茲將其彙輯成冊，顏曰「中國農村之改進」。其中前部兩篇，係對於農村現狀之危機的描寫，中一篇是對於中國農村救濟理論與實際之檢討與批評，後四篇是伸述實施農村改進之實施程序與方法及從事研究此項問題之途徑，其各篇名稱

雖屬不一，而前後系統，却是一貫，斯頗足以代表著者對於農村改進問題之整個的見解與主張。惟以個人學識譾陋，經驗缺乏，錯誤之處，定屬難免，甚希研究及從事於農村改進運動者諸君有以教之！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淮陽蔡衡溪識於河南教育廳

中國農村之改進目次

以中國農村經濟總破產之危急險象敬告國人	一—三二
二年來外貨傾銷壓迫下我國各業之現狀及其前途之危機	三三—六六
對於中國農村之救濟的總檢討	六七—一九
復興中國農村的先決問題	一九—二七
到農村去	二七—六九
中國農村應如何改進	一七〇—二〇二
研究農村改進問題之途徑	二〇三—二二四

中國農村之改進

以中國農村經濟總破產之危急險象敬告國人

——二十一年元月——

吾國溯自民元以來，內因天災戰禍，外受列強侵略，全國農村日顯動搖，已處處暴露破產之象徵。九一八事變後，我肥沃之東北淪亡，出入口均失常態，全國經濟更受一重大之打擊。以是吾國農村經濟破產現象，亦更顯明嚴重，影響所及，外貨充斥，金錢流出，物價慘落，穀賤傷農；土匪橫行，子遺遍地，致演成今日全民飢寒交迫滿目瘡痍慘極悽絕之萬分危急景象，是誠吾國目前之一大隱憂也。吾人如不急起以謀救濟之方，恐吾四萬萬同胞將必步夷齊之後而同歸首陽山矣！查吾國目下農村經濟破產之事實，原非唯一二地爲然，實爲全國各地皆有之現象，故作者于本題特標識「總破產」三字，意卽在斯。現爲便於敘述起見，茲先就各省農村經濟破產現象之較爲顯著者分別述之於次：

浙江省農村經濟破產情形

浙省年來東西各部，以受天災人禍之逼迫，農村經濟，已瀕破產，農民生計，殊堪憂慮，更以近年穀賤傷農，百物昂貴，經濟情形，更屬險惡，

茲據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世界日報載稱：「浙省人民多半以農爲唯一之職業，故農產品，以糧食爲大宗，而絲次之，同時人民生活，亦三餐皆爲白米，較之他省一粥一飯以及西北人民終年白米不上嘴者，其相去奚啻霄壤。在民國元二年時，生活低落，米價僅五六元一石，至十七年以後，米價竟增至十八元，同時百物亦因之而騰貴，繭價每斤價值七八角，絲價每兩八九角，彼時布價每尺不逾二角，農民生活，所入足以敷出，多數經濟安全，不露恐慌之色，此後絲米價目，逐漸減跌，而土布與農具肥料之價目，則有加無減，至今年更因受淞滬戰爭之影響，外銷停頓，繭行休業，計價每斤跌至二角，而米價受洋米之壓服，及米商之操縱，存米太多，米價每石僅值六元。同時布價在十八九年每尺售價二角者，今已增至三四角矣。此外如農具肥料工具等，無不逐日增高，絲米爲

農民唯一之出產，其價奇跌；粗布農具，肥料爲農民所必需，其價飛漲，而農民日用所需，均須以米易之，此賤彼貴，農村經濟之衰落，因是一蹶不振。佃農種田一畝，最低一畝之限度，本在十二元之譜，即如今年大有之年，統計每畝可收穫白米一石五斗，以三七五爲繳租準額，則佃農每畝所得，不滿一石，假定每石米價六元，則農民終歲辛勤勞所獲之代價，以充工本，不敷甚鉅，佃農多爲貧寒者，既無餘蓄而供犧牲，何來餘蓄而事年蓄？同時商店賒款，以及其他借款等等，將接踵而來，尤以所欠米行之賒米，當正二月間所除每石達十三元左右，再加每月二分利息，則除白米一石，今幾須以糙米二石五斗歸還，兼之政府催繳舊賦，急如星火，土豪劣紳，積欠可以不清，而一般貧農，則絲毫不敢拖欠，如此，農民苦況，實爲從來所未有……」。又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載稱：「浙省農民近負擔益重，前額定田賦正附稅，每銀一兩抵洋一元八角，現附稅計算，已增至五六元至七八元不等，並有超過十元之外者。現各縣在田賦項下，帶征附加稅，有建設特捐，水利經費附捐，自治附捐，農民銀行基金，教育附捐，救濟院

中國農村之改進

四

經費，治虫經費，征收公費，區公所經費，公益捐等，此外又有各項雜捐，如富陽，象山，昌化，遂安，等縣保衛團捐，慈谿，新登，永嘉等縣之串紙捐，蕭山之積穀畝捐，於潛之村里稅，東陽之彌補縣稅，不敷附捐，浦江之巡緝隊附捐，長興之築路投本附捐，樂清之警察附捐，雲和之準備金等，名目之多，殊堪驚人。在嘉興長興等十五縣田賦項下帶征之保衛團附捐，計年征三十一萬二千餘元，嘉興縣年須負擔四萬五千餘元，富陽等縣之田賦捐超過正稅二倍有奇，淳安等縣附捐，幾及正稅二倍，生產不增，負擔日重，是不特有達財政部命令，亦即農村經濟之致命傷也。浙西吳興長興一帶，地近太湖，常有劫案發生，新昌，奉化等縣，匪擾農村，幾無甯日。去年保安處長竺鳴濤嘗親往指揮進剿，早謂行將肅清，但一年以來，匪驚依然不絕。近雖有保安隊第六團張介臣部負責勦滅該處土匪，但仍無若何偉績可告也。龍泉慶元，地接閩北，政和股匪猖獗，常有竄浙之虞，衢屬開江山等處，毗連閩贛，常爲土匪所侵襲，近雖有國軍三十六旅戴岳部與保安隊駐防，并有衢處警備司令部之設置，然當局只顧及治標而不根本施救，則匪

患誠不易消滅也，蓋農村生產衰落，游民日衆，而歸自軍隊而擾田間者，有家產破落而走險者，生活如解決，匪徒實不難肅清，往歲永康呂恩堂之股匪部下，固常有曾受教育而在內指揮者，衣食所驅，不顧一切，環境有以促成之也……除上述者外，復有鴉片紅丸之戕害農民生命，記者在孩提時，農村中之吸食鴉片者，僅爲擁有資產者之間人，近則紅丸暢銷，除游民賭徒喜吸外，青年亦多吸之，殊可浩嘆！浙東一帶，年銷紅丸達二百五十餘萬元，本地且設有造製之所，蘭谿爲錢江上游交通樞紐，銷數尤多，日需十五萬粒以上，渠輩之偷運鴉片紅丸，每與交通機關職員勾結，並有商界援助，常有藉銀行運輸銀元而偷運鴉片紅丸往鄉間者，官廳不特不能搜查，且須派警保護，計亦巧矣。近當局決意禁煙，杭縣地方法院於一週之間，收受販運吸食鴉片紅丸案，共計二百七十八件，羈押於看守所中之煙犯，男子達七百九十餘名，女子達七十餘口，搜捕可謂嚴厲矣，但誠如高法院長鄭文禮（在八月開禁煙會議時演說）所談「法院接受拘獲煙犯，多係下級民衆，從未見上級官員，言簡意賅，來源不斷，肅清殊難也，鴉片紅丸既充斥內地

，生產者日寡，銷費者日多，農村不甯，此亦一大原因歟！」由上以觀，則知浙省農村經濟破產情形，已屬極爲險惡，行見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查浙省素稱吾國富庶之區，其農村經濟情形，已至破產如此，其他省分，尙堪問乎？

贛省農村經濟破產情形

贛省土沃宜農，三千萬人中，業農者在二千四五萬以上，全省正稅，田稅占三分之二強，平靖時代，田賦歲入，約八百萬以上，固亦一富庶之省分也。獨自近年以來。共匪猖獗，散遍全省，燒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以至百萬生靈，陷於水火，家敗田荒，骨肉流離，其一種淒涼景象，雖鐵石心腸，亦爲酸鼻也。據是年十月十五日申報載稱：「……匪共遍地，羣盜如毛，富農多被慘殺放逐，中農則流離失所，貧農則被迫爲紅匪作衝鋒肉搏之犧牲，如贛西贛南之永新等縣與國等數十縣，均野無青草，村無炊煙，贛東贛北之橫峯戈陽銅鼓修水各縣，亦大部田園荒蕪，廬舍圯墟，昔之桑麻夾道，鷄犬相聞者，今只荒煙野蔓，斷瓦頽垣，淒涼一片而已，其餘如南昌附

近二十餘縣，並贛江鄱湖兩岸及交通便利之十餘縣，無甚匪禍，可以稍安生業，又以水旱偏災，賦稅繁重，及日用品價格逐日飛漲，農產品阻放滯消，生活日趨窘迫。其勢亦岌岌莫保，今年夏季雖有水患，幸爲時不久，面積不闊，旱禾尙稱豐收，辛苦終年之農民，滿望米穀出口，博取現金，生活上可以稍爲寬裕，顧本省之米穀，素以滬漢爲銷納場所，乃長江下游，因洋米傾銷，固無下行之望，而漢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麥影響，贛米亦無插足可能，省內各地，除南昌九江可以銷納少數米穀外，均苦生產過裕，無處消納，剩下各地穀價，每担均在二元五角以下，交通不便之偏僻處所，甚且在二元以下，因此農民莫不叫苦連天，查農民每人平均耕田二十畝，每畝收穀以兩担計算，每擔計洋二元五角，全年血汗代價爲百元，除去耕牛種子肥料田賦捐稅外，一無所得，甚且負債典田，納捐購牛，苟爲半自耕農或佃農，則更加不堪矣。又以南昌附近農民生活而論，每田一畝，收穀一担半至兩担之譜，以刻下穀價計，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價，耕種工價，約一元二三角，收穫工價爲七角至一元。種子約二三角，肥料約五角上下，田

賦及捐稅約三角至五角，（因有臨時附加，所以有輕重，）耕牛工資（牛可租賃）約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項開支外，所得無幾，若一遇水旱天災，則所負累之耕牛種子，非賣田莫償矣，全省八十一縣，除匪區及水災區域外，均因米穀無出路，現金枯竭，農民生活。固已痛苦不堪，而各中心市區，如南昌，吉安，贛州，九口等處，因農民無購買力，經濟不流通之故，市面亦均蕭條，南昌各華洋雜貨店，因門可羅雀，乃大減價以資招徠，此又農業衰落致影響市面也，且農村藉以作米穀之補助品者，爲農副產品，本省著名土產如茶葉，夏布，紙張，竹木，油荳等項，刻亦因交通爲匪所阻，而產消捐各稅，又極繁重，故其營業亦一落千丈，至當局方面，對於破產無餘之農村經濟，當無籌劃救濟之方，且僱繳田賦，加徵產銷捐，急如星火，又如米穀出口護照捐，因無人問津，乃由一元減至八角，期裕省庫收入，此可見其一斑，但當局若再不設法救濟農民，則農因租稅捐款償債等項之逼迫，勢將棄田爲匪，是亦贛省目前之嚴重問題也」。觀此可知贛省農村經濟破產情形之險惡，則又屬毫無疑議矣。

魯省農村經濟破產情形

據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聞報載稱：「今年魯省五穀收豐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糧價極賤，且無銷路，鄉間多數中產階級，專恃以糧易錢以度日者，

遂有破產之虞，入冬以來，百貨無不跌價，而銷路仍不暢旺，即可證明購買力之薄弱，與社會經濟之不景氣矣，……衣食住三者除食外，幾無一不仰仗外貨，美麵與日煤，近且銷及青島，惟一天產食品之麥，燃料之煤，亦受其影響，其他棉紗洋布木材鐵器，人生日用所不可缺者，幾無一而非外貨，無量金錢，源源流出，鄉民除賣糧外，又別無進款，供過於求，遂釀成穀賤傷農，金融緊迫之現狀……又據經濟界人談，東三省向爲山東人第二故鄉，亦卽山東人之外府，鄉民前往經商務農者，較任何省人爲多，每屆年終，類多滿載而歸。津浦膠濟兩路，常有人滿之患，各郵局匯款，亦異常忙碌，蓋一年辛勤所獲無不匯寄家鄉，購置田產……自去年萬寶山案發生，旅鮮魯人，既被驅逐還鄉，東北淪陷，魯人又多被逐歸來……進款減少，經濟凋敝，亦爲一大原因……」據上段報